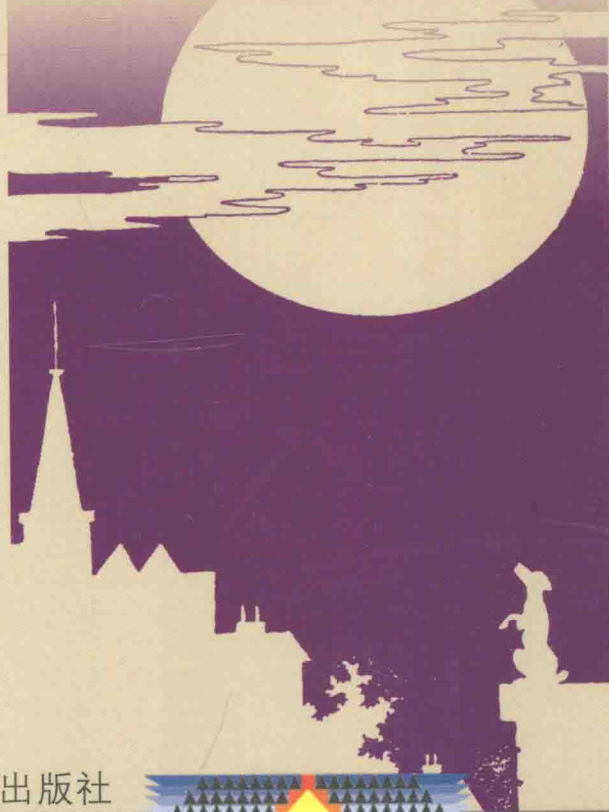


原著(美)休·洛夫庭

杜里特的故事丛书

杜里特登月归来
杜里特与神秘湖

翻译 梁家林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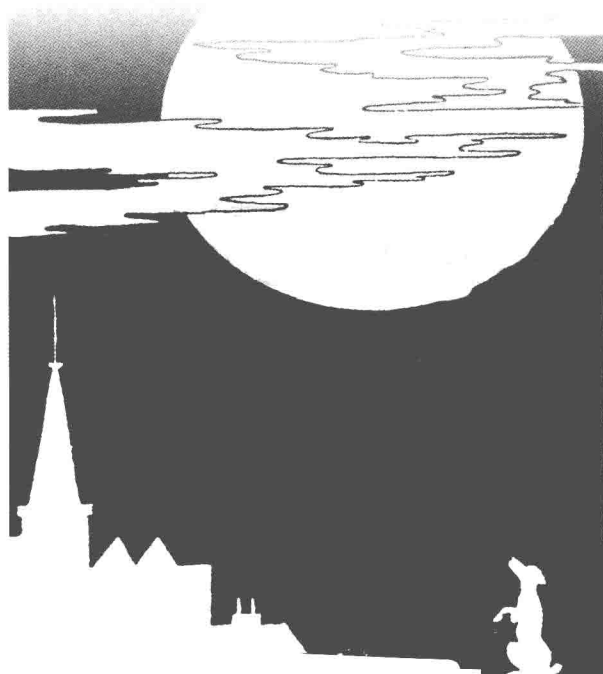
书海出版社

原著(美)休·洛夫庭

杜里特的故事丛书

杜里特登月归来
杜里特与神秘湖

翻译 梁家林



书海出版社

贵 编:白玉梅
复 审:孔庆萍
终 审:杭海路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杜里特登月归来;杜里特与神秘湖/(美)休·洛夫庭著;
梁家林译. —太原:书海出版社,2003. 8
(杜里特的故事丛书)
ISBN 7-80550-513-6

I. ①杜... ②杜... II. ①洛... ②梁.... III. 童话
—作品集—美国—现代 IV. I712.8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020378 号

杜里特的故事丛书

杜里特登月归来

杜里特与神秘湖

原著:[美]休·洛夫庭

翻译:梁家林

★

书海出版社出版发行

030012 太原市建设南路 15 号 0351-4922102

<http://www.sxep.com.cn> E-mail: sxep@sx.cei.gov.cn

新华书店经销 太原市方正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★

开本:850×1168 1/24 印张:12.667 字数:334 千字

2003 年 8 月第 1 版 2004 年 1 月太原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-5000 册

★

ISBN 7-80550-513-6

G·489 定价:17.00 元

译者序

《杜里特的故事》是在欧美盛行近一个世纪而不衰的大型系列童话。全书以杜里特为主人公,围绕他和他的这群动物朋友,作者写了 12 部童话。

杜里特原来是个给人看病的医生,因不喜欢与人交往,改行当了动物医生。他通晓动物语言。靠这个独特本领,他做了不少令人不可思议的事情。

他身材矮小,其貌不扬,虽然学识渊博,却不喜欢与世俗社会来往。可是,这样一个不愿意也不善于在人类社会中交际的小人物,一进入他所喜爱的大自然中,到了他的朋友们中间,就好像立刻换了一个人,兴致勃勃,如鱼得水。时时表现出他超人的智慧和为帮助弱者而奋不顾身的精神,仿佛所有的飞禽走兽都需要他的照顾,所有的花鸟鱼虫都是他平等相处的朋友。

还值得指出的是作者通过故事的形式,有意无意地提出了应该珍惜生物品种,保护自然环境的见解。几十年前的作者能这样提出问题,今天看来,不能不佩服他的远见。

语言生动幽默,图文并茂,是这一童话的又一大特点。杜里特与动物之间大量的对话,时而写得活泼可爱、憨态可掬,时而写得一本正经、煞有介事,非常符合儿童心理,读来使人拍案叫绝。

翻译中我常常把译稿读给周围的孩子听,他们都很入迷,时时发出开心的笑声。

本书作者休·洛夫庭,1886 年出生于英国的麦登黑德。青年时代为了能外出历险,选择民用工程师为职业,在非洲西部和加拿大修过铁路。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当过兵。在法国的战壕里开始自编自画连环画,寄给家中的孩子们,从而产生了“杜里特”的故事。由于作者早年是工程师,又有丰富的人生经历,所以他的作品知识性很强。在充满了幻想色彩的故事中,涉及的却是大量的地理、历史、生物、旅行等方面的知识。1919 年,作者全家移居美国。他的孩子偶然把书稿拿给出版商,于是《杜里特的故事》问世,并获得极大成功。第一部作品 3 年中重版 12 次,为出版界中罕见。作者欲罢不能,索性专门从事童话创作,并于

1922年获美国“纽伯里儿童文学奖”(Newbery Medal),成为在欧美享有盛誉的作家。《杜里特的故事》畅销一个世纪而不衰,可与《安徒生童话》和《格林童话》相媲美。杜里特的形象还多次被搬上银幕和荧屏。

把此书推荐给我的是一位瑞士朋友。他说,“这是我小时候最爱读的书之一,在欧美各国,孩子们对它无人不晓……”在我工作的学校里,常有许多来自欧美国家的教师,一有机会我就和他们谈起这部童话。每当我说到 Dr. Dolittle(杜里特医生)这个名字时,无论对方是来自美国、英国还是新西兰、澳大利亚,也无论是男女老少,他(她)们的脸上几乎无一例外地立刻就浮现出一种会心的微笑!那情景,仿佛是一个中国人在某个遥远的国度里突然被问到了孙悟空、猪八戒一样。这部童话的影响之深远可见一斑。所以,《杜里特的故事》的翻译和介绍,应该说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!

梁家林

2002年于西安

Dolittle Returns From The Visit To The Moon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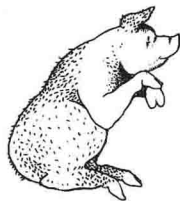
杜里特登月归来



主要人物



杜里骑
一位精通动物语言的医生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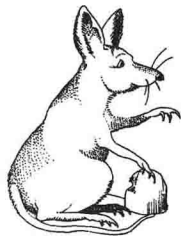
拱卜——拱卜
一头猪，杜里骑的家族成员。



斯大兵
一个男孩，杜里骑的助手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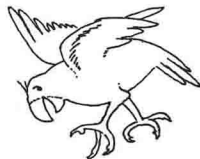
马克
卖猫食的小贩，杜里骑的朋友。



小白鼠
一只老鼠，杜里骑的家族成员。



短棍儿
月亮上唯一的一个人，
杜里骑的朋友。



巨蝉
一只月球上的大蝉，很大。

第一章	1 等待	5
	2 马克的建议	9
	3 不值钱来访	13
	4 月食	17
	5 求援	20
	6 天上传来的声音	24
	7 巨蝉	26
	8 医生的声音	30
	9 来了一只可怕的猫	33
	10 家族起了大风暴	36
	11 医生的事故	40
	12 月亮博物馆	44
第二章	1 医生为何在月球上待那么久	49
	2 博物学家的天堂	53
	3 医生成了短棍儿的囚禁者	56
	4 月球上的男子汉	59
	5 告别月球	62
	6 重建动物园	65
	7 考克儿, 西班牙的贵族犬	68
	8 怎样才能进监狱	71
	9 吉尔伯特城	74
	10 马蒂尔德夫人	78
	11 总算蹲了监狱	84



12 月球猫阿得.....	87
13 在杜里特的牢房里	92
14 小坏蛋坏了大事情	96
15 大聚会.....	99

1 等待

不知不觉，杜里特待在月亮上已经一年了。在这段时间里，我这个助手，尽最大努力，把沼泽地上的布唧儿巴的家里的三老四少，都照管得井井有条。当然了，一个我这么大的男孩子，想干得和杜里特一样好，也不可能——就是换个人，也不可能。谁能有他那么大能耐呢？我也就是尽我所能罢了。

一开始几个礼拜，日子还很不好过。因为大家都在强烈地想念着杜里特，为他担心。心里老是想，医生还在月亮上呢，医生他怎么回来呢，医生不会出啥事吧……无论说什么话题，也不管聊什么大天，说着说着，总要说到医生身上。

说真的，要不是这帮动物朋友，我还真不知这段日子怎么过呢。噢！这帮杜里特的朋友！嘎卜—嘎卜，勤劳、聪明、敦厚、任劳任怨、絮絮叨叨，一辈子全部的劳作，都是伺候别人吃好穿好。吉扑—吉扑，忠诚、善良、勇敢、慷慨大度、随遇而安，听一次故事，睡一个好觉，田野上溜达溜达，或是来一回凶狠的斗殴，它从不思前想后，早晚事说干就干。吐—吐，神秘、沉默、敏感、寡语少言、高深莫测，它的耳朵，大头针掉在雪地上也能听见。它的脑袋，多么复杂的数学也能计算。它的心里在琢磨些什么，你永远也猜不出来。但它总是在思考，总是在感受，总是能把将要发生的事情预测在先。拱卜—拱卜，可气、可爱、可笑、笨手笨脚、呆头呆脑，它想显得庄重一点，却总是弄出笑话，总是不小心踩了别人的脚！但同时，它也给这世界带来许多轻松和欢乐，带来一次次的开怀大笑。小白鼠，谨慎、整洁、端庄得体，胆小怕事却又好事，身小力薄却又惟恐天下不乱。一天到晚叽叽吱吱，说个不停。生活的热情，还高得不行。这是怎样的一个大家庭啊！不会说也听不懂动物语言的人，很难想像出它

们这些动物，有多么地能干，多么地富于想像力。除此之外，它们还极有经验。我估计，这么多的动物，走南闯北，见多识广，结成一帮，没事找事，而且净是跟人打交道，自古以来，恐怕是没有过的事。这使得它们容易了解人类的感情，就像是杜里特和我，懂了动物语言，就容易了解它们一样。

把医生一个人留在月亮上，我想起来就难受。虽然我表面上装着没事，不想露出来，但它们还是变着法子让我高兴。嘎卜—嘎卜弄了一个动物语短训班，它起名叫“高级语言夜校”，哪天晚上要是多云，没月亮，用不着值班往天上看，它就指定一个家族成员，当我的老师。这么一来，我的猪语、猫头鹰语、野鸭子语、老鼠语等都大有长进。过去只会说两句，现在连我过去没有领教过的，五花八门的动作技巧、表情流露等所谓形体语言，也都略知一二了。

我的进步，让拱卜—拱卜、吐一吐和小白鼠这几位老师骄傲得不行。它们说，照这么进步下去，不用很久，我的口语水平、我的深入交流的表达能力就赶上我的师傅，最伟大的博物学家，了不起的杜里特了。当然我自己不那么想。可是这些话，听起来，也真是叫人带劲呢。

在那些长长的日子里，真正能把我们逗得高兴起来的，其实只有一位，那就是伦敦油子不值钱。不值钱从小就生活在熙熙攘攘、吵吵闹闹，你争我抢的大城市里，所以什么样的挫折、厄运、倒霉……都压不垮它。对于医生面临的困难与危险，它心里比谁都清楚。但它的本性之一，就是凡事都看它光明的有利的一面，凡事都往好里想。它并不是老跟我们在一起，它得时不时地往伦敦“飙”一回（它把突然飞到哪儿去叫“飙”）。它得去看它老婆贝儿，去看它孩子、它表妹、它婶子……加到一块，有几百口子吧。伦敦的圣彼得广场和证券交易所附近，有个出租马车的停车场，不值钱的一大家子亲戚就在那些马车周围转悠，找些个吃的东西，谋个生。

亲戚一多，消息就多。它每次来，都带来不少伦敦城里的新闻，都是些街谈巷议，家长里短。譬如这两天，女王陛下，她老人家感冒了（不值钱的一个侄女的窠，安在白金汉宫的一扇百叶窗上）；或者是农业展览会上开了个“名狗展”；再不就是内阁总理大臣去议会时，上台阶不小心，踩住了自己的晚礼服的下摆，绊了一个嘴啃泥；还有一艘大船在东印度的港口靠岸，甲板上绑了3个真正的海盗——是在中国海逮住的，等等。

不管什么时候，只要屋里有点乱，有点热闹，不用说，准是不值钱来了。先是拱卜—拱卜和吉扑—吉扑，在花园里喊上一嗓子，“伦敦小子来啦！”无论我们当时多么无精打采，多

么的没有情绪，不值钱进来不到两分钟，它还没正式开始讲呢，就已经是嘻嘻哈哈地笑声一片，等到它的一股子伦敦腔再一开讲，随之而起的一阵又一阵的笑声，能把房顶揭起来。它还会带来大城市刚流行起来的滑稽歌曲，大家都学着唱。习惯严肃的嘎卜一嘎卜说这些歌有点俗，可是我发现它也情不自禁地跟着大伙笑，笑得收不住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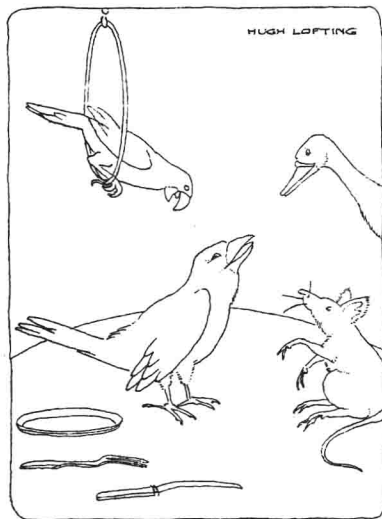
除了不值钱，还有个人给了我不少的安慰，那就是卖肉的马克。我不能经常离开杜里特的家，所以有时就会发“闷”，感到需要个人类伙伴。到了这种时候，我就盼望马克的出现。他也真的时不时地转悠进来，喝一杯茶，坐坐。我们喝着茶，聊着，一块儿回忆过去的好时光。我们念叨着医生，说他都冒过什么险，说他现在可能在干什么，说他什么时候会回来。我每天都很忙，我常想，这倒是个好事。这么大的院子，还有花园，动物们的吃用，哪件不要我操心呢。医生用过的仪器也不少，像显微镜和别的精密仪表，我都要按时擦拭得明光铮亮，然后上了油，再归置得整整齐齐。

再就是他的笔记——小本本。一书架又一书架，摆得满满当当——这都是他的无价之宝。医生本人虽然不大收拾摆弄这些笔记，但可是一页也没丢过。你拿世界上任何东西，换他一页笔记，他都不会干。他对我说过：“斯大兵呀，要是着了火，你记着，先救动物和笔记，房子不急。”

所以保护好这些笔记，就是我的一个重要任务。为了彻底躲开火灾，我决定把所有小本本从家里搬出去。

我设想了一个所谓的“地下藏书库”。吉扑一吉扑和拱卜一拱卜帮着我，在花园的边上，就是原来老动物园的那块地方，从一个像小山一样的大土堆下，开始往里挖。

这个地方风景还挺好。宽广的草地从远处延伸过来，到这里顺着地势向上升起了6米高。小山顶上绿草如茵，垂柳依依，微风起时，柳枝便轻拂着草坪，婀娜摇曳。这里是杜里特的大花园的一角，也是我最喜欢游逛的一个地方。我们一直挖成一个大洞，有个房间那么大的时候，就把石头和木材运进去，把它们弄成墙和顶子，防止上头往下掉土。用石头封了顶以后，我们又把它用厚厚的土壤埋起来。然后在小山的一侧开了一个门。小山的顶上和



它还总带来大城市刚流行起来的滑稽歌曲

杜里特的故事

两侧,又都重新种上了草。除了入口露在外面,这个“书库”看上去和大草地浑然一体。如此这般,火还能着起来吗?

然后我就把所有的小本本,全都存进了这个“洞穴屋”。这些小本本,是我们周游世界时经历的无数事件的记录。它们中的大量素材,帮助我写作出版了许多本关于杜里特医生的书,可是我没用上的内容更多。因为小本本的大部分记的是纯科学的资料和数据,一般读者恐怕兴趣不大。

拱卜—拱卜给它起了个名字叫“杜氏地下图书馆”。一想到自己也是这个图书馆的创建者之一,拱卜—拱卜就得意的不行。不但如此,我们把书搬进去,一排排顺墙堆好的时候,发现小本本里,时不时地提到拱卜—拱卜的大名,这下子它就更骄傲了!

冬日的长夜里,动物伙伴们常常要求我讲故事。大伙儿就像医生在时一样,围坐在那个厨房的火炉边,听我给大家朗读那些小本本上的事情。拱卜—拱卜就老跟我商量,让我把提到了它的地方挑出来读。它最最爱听的,就是布唧儿巴哑剧那一部分,那里有它啊。

可是别的动物,却不愿意理它这一套。

“哎呀,我说拱卜—拱卜,”吉扑—吉扑说,“老是讲你的事,你烦不烦?你有没有个听够的时候?”

“怎么啦?”拱卜—拱卜说,“难道我不是个历史名猪吗?”

“去去!”吉扑—吉扑厌恶地说,“你,是个大白菜堆上的名猪,还差不多!”

作为家里的大总管,我感到困难、有些玩不转的日子还是来了。你想,维持这一大家子动物和我的生活靠什么?什么也没有。刚从月亮上下来时,我挣的那点钱早用光了。吃的,倒是大部分可以自种自收。野鸭子(是几个嘎卜的伙伴)还常送点蛋来。菜园子,有它们几位帮助,我也收拾得挺好,四季有菜。

说到种菜,拱卜—拱卜劲头最大。它深翻土地的方法与众不同。它是用鼻子拱,虽说把地拱得有些不大好看。蔬菜正在长的时候,让它看菜园子,也是一把好手。干这个活,好多方面一头猪比一个人还强。“斯大兵呀,”它常说,“芹菜根上长糖蛾了。”要不就是,“斯大兵呀,毛毛虫又祸害大白菜呢。还有,新出苗的菠菜,可是该浇水了……”

我们有个邻居,是个农夫,我拿出一部分菜换他的牛奶。我又学会了用奶做奶酪。有了奶酪,小白鼠最爱吃的就有了供应。

可是钱还是没有。我得买东西。日常零用,像蜡烛、火柴、肥皂,都得买吧。还有些动物,虽然不属食肉类,可园子里的东西也养不住它。比如说马厩里瘸腿的老马,是医生特别关

照过的，它就得吃燕麦。它屋里的麦堆，早吃光了。园子里有一种草，它也能吃，也是吃得光剩下几根了。再说，它得吃燕麦，不然就没劲。可是没燕麦了。于是，我得想办法弄点钱，或是挣点钱。可是，怎么挣？

2 马克的建议

我走进花园，到那里去动动脑子。我有个习惯，想事情就到园子里去。进了杜里特的大花园，脑子就好像比在邰都好用。我漫步到新落成的图书馆，拐个弯，又到了老动物园。这是块低地，被长满了桃树的高坡从四面合围起来。想当年这是个繁华热闹的场所，“鼠类俱乐部”、“非纯种狗之家”等名噪一时的社团组织，都曾在这里建立它们的大本营（噢！它给动物们带来过多少快乐时光！）。现如今一切都已不在，只剩下几株新生的杨柳，轻拂着一片静静的草地，惟有老马，还常回家啃啃，把一片草地啃得整齐、干净。

触景生情，浮想联翩，我在草地上来回踱步，内心里充满了忧伤。没有了医生，一切都成了不同的两样。正当我陷入一片沉思，园门上传来了喀哒声响，我返身回头，原来是马克站在门旁。

“噢！马克你好！”我大声说，“这会儿，我真想见到你呢。”

“斯大兵呀，你好！你怎么一脸的严肃呢？有事吗？”他问。

“唉！马克呀，要说，真有点事呢。”我说，“我恐怕不得不找个工作了，没钱，怎么过日子呢，得挣点钱呀。”

“那，你想干点啥？”他问。

“只要我能干的，啥都行。”我说。

“你去看过你爸了吗？去跟你爸干上几天，给他当助手，也许能挣几个钱。”

说着，他就跟我并着肩，也在草地上来回地走。

“我爸我妈那儿，倒是去过了。但你说的不是个办法。我爸的那点营生，太小。他一个人都常歇着。就算我会，也没我的活可干。再说我还会不会。”

“那怎么办？”马克说，“我再想想。”

“你知道，”我说，“就算找个工作，也得是在家干的，不能离开。家里的事太多，花园呀什么的，我都离不开。还有医生，没准儿哪天就要回来，他大老远地回来了，我不在那可不

杜里特的故事

行。我们这一趟去了一回月亮，我谁也没告诉，你呢，没对别人说吧？”

他把烟斗在脚后跟上磕了磕，把烟灰磕出来，又说道。

“没，斯大兵，我一句也没说。”

“那就好。马克，这件事，必须绝对保密。他回来时，会变成个什么样子，真是不敢说。我们可不想让记者来上一大堆，又是采访又是写什么报道。”

“当然不能。真要那样，那还了得，全世界的人都会挤到你家门口来。月亮上回来的人，谁不想见见？”

“你说得很对，马克。我想工作、挣钱，也正是这个原因——天晓得医生回来时正需要什么。也许他正病着，也许他很需要吃点什么特别的东西，而我这儿却一分钱也没有。”

“我懂，我懂。”马克晃着脑袋说，“唉，钱，钱，这可憎的东西！你说这算怎么回事儿？什么都是钱。可是没有钱，还就是什么也干不成——大好人杜里特，他自己也这么说过。不过我想，你找个工作，应该不难，因为你受过教育呀，是不是？”

“就算是吧。可是在布啞儿巴，这又有什么用呢？假如我能去伦敦，那可就另当别论了。”“哦，斯大兵你听着，”马克说，“你们男孩子都是这一套，动不动就是要上伦敦去，寻找自己的未来。男孩都是这个德性！要我说，受过教育就行，在布啞儿巴好工作照样能找到。你现在，能写会算的，干吗不到布啞儿巴银行当个职员什么的。再不，当个秘书，或者诸如此类的，也行吧？”

“可是马克，”我大声说，“这不是明摆着，天黑了我得在城里待着干活，就是冬天也一样。还有，你也知道，医生让我注意观察月亮，我得看有没有他要回来的信号。虽然说观察月亮上冒不冒烟，这点事情，动物们也能干，但我起码得在，就是睡觉也行，我得随时到达现场，不然的话……”

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，我话说了一半，就停下来了。但我的声音肯定是有些犹犹豫豫的，马克正在装烟斗，他突然抬起头，看着我：

“可是，斯大兵，你不用急，是不？——我的意思是，医生回来的事，你肯定，他要从月亮上回来吗？”

“是的。”我说，“我想会的。”

“你想会的？”马克大声说，“不是你想，他肯定会。你不用急，没有问题。”

“可是，也许，那个巨人不会让他回来呀。”我说。

“如果医生他铁了心要走，想挡住他，月亮人的能力小了点。这可不是点燃一堆火的

事。”

“是的，你说得对。”我说，“马克呀，有时我想，会不会，医生他不想回来了？”

马克的眉毛往上抬了抬。

“不想回来？”他吸了口烟，说，“你，什么意思？”

“我是说，其实你知道，医生这个人，他跟别人不一样。他明天要干什么，谁也说不上来。月亮上的事，奇怪得没法说。他走了有一年了，我什么也没对这儿的动物们说过。可是这几天，我自己先有点怀疑，医生他，是不是不打算回来了——就在那上头待着，也挺好的。”

“嗨！看你说的！”马克说，“医生他为什么要那样呢？照你说的那个样子，月亮上也不是个多么舒服的地方呀！”

“刚去的时候，那个地方，真是不舒服，而且叫人毛骨悚然。但是习惯以后，你还不能说它不舒服。虽然孤独冷清极了，但它的清静、平静、安静、心静，也是难得呀。”

“可是，就算清静，你说大忙人杜里特，他愿意把地球上这么多要紧事扔下，在月亮上安家落户——为的就是图个清静？”

“马克，说不定，他真会这样。”我心情沉重地说，“离开他以后，我常想起听了藤蔓们介绍管事会时他说过的一些话。他说：‘我们地球上那个世界，战争就没断过，可以说是狗咬狗的世界。在月亮上，人家就把事情安排得挺好，生命有序而平衡。各种植物、树木，都得按规矩生活。鸟儿们，不吃蜜蜂也不吃虫子，专吃多余的植物种子，它们既吃饱了肚子，还限制了某些植物的疯长。’你说，马克，这个管事会，是不是，把事管得挺好？这么理想的地方，是不是会吸引杜里特呢？我的意思，你明白了没？”

“有点明白了。”马克说，“你接着讲。”

“我担心的是，”我说，“我们会碰上和那年蜘蛛猴岛上同样的困难。那一回，就是他在哪儿干了不少好事，他用了个很奇怪的办法，没花钱，帮着那地方人不再打仗，过上了好日子，他就不想离开那儿了。他说岛上的人不能没他，还说布唧儿巴的工作没有蜘蛛猴岛上的工作重要。我们几个，巴木波王子、长箭和我，都要求他离开那里……要不是为了我，他那一回，就不回布唧儿巴了。他认为把我送还给我爸我妈，是他的责任。这一回也一样，如果我还在月亮上，他就会回来，还是那个原因。可是我让人家绑架了，送回来了，医生他也就没有牵挂了，连个劝他的人都没有了，他可不是想待多久就待多久？你说是不？”

“是的。可是我也想，他老待在那上头，能干些什么？”

“当然有干的，首先短棍儿的病，就得他给治疗。他跟我说过，短棍儿是月球上惟一的

杜里特的故事

一个人，又是管事会的会长，算得上是个伟人了！也许他的智力比不上地球上的一个乡巴佬，或是八九岁的娃娃。出生在石器时代的他，当然不能跟现在的人比，但是他的头脑，能发明出个管事会，还能把管事会管得井井有条。他的麻烦，就是那个老风湿。‘斯大兵呀，’医生对我说，‘如果短棍儿有个三长两短，管事会肯定就管不下去了。管事会一完，多年建立起来的和平、幸福、宁静、秩序，也就都要付之东流了。’”

马克皱了皱眉。

“但我还是不能相信”，马克说，“医生他，就为了月亮上的花儿、树儿、鸟儿、虫儿，就不要家了，就把布唧儿巴忘得一干二净。怎么说，这儿也是他土生土长的家乡呀。”

“我倒不是说，他会无情无义地忘掉我们。他看重友情，为人无私，你是知道的。但麻烦就在这个无私。不管是谁，考虑问题，首先要想自己，想家人，想安逸，是不？要是换个人，肯定想办法赶紧回地球，然后好吹牛呀，上了一回月亮，这是多么值得自吹自擂的经历。但杜里特不是这种人，如果他认为自己是个医生，应该给短棍儿看病，他就会待下去。这些年来，他多次表示对人类的失望，尤其是人类对动物不公平。另外，我们还发现，那里的生物都不死，没完没了地活着。有几位植物朋友告诉我们，它们都几千岁了，蜂儿们鸟儿们也差不多。短棍儿到底有多老，医生算了半天也没算出来。”

“咳！”马克摇了摇头说，“月亮这地方，够奇怪的。”

“还有点事，我心里也嘀咕，”我说，“医生也许是对延长寿命，有点什么想法。”

“你说什么？是不是长生不老？”

“是的，他研究短棍儿，也许是研究他自己，看能不能长生不老。那个地方讲究素食，你知道不？也许他认为，那地方谁也不死，就是因为素食……”

“斯大兵呀，照你这么说，反而没事了。”马克说，“你想，如果他发现了长寿的秘密，他会怎么样？他肯定要回来呀，把长寿的秘诀，带回到地球，让地球人也试上一试。你记着我的话，没准哪天晚上，他就会啪的一声，落在你脑袋上。他的长寿妙法一定会贡献给大英国的老百姓的。你记着我的话，没错。”

“但愿如此，马克。”我说。

“当然如此，斯大兵。”他说，“要不了很久，就能见到老朋友。就算没人劝他回来，还有波利两下和奇奇呢。那位波利两下，英国上下两院加到一块儿，也说不过它一个。”

“唉！可是时间都一年了呀！”

“那，也许他想看看那上边的春天和夏天，是个什么样子。”

